

## 国际关系

# 论南部非洲地区合作中的“南共体方式”<sup>\*</sup>

李鹏涛

〔摘要〕“南共体方式”是南部非洲各国在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主权至上、地区团结和非正式性。“南共体方式”本质是要维护地区各国的绝对平等地位,防止霸权国的出现,但正是这种对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原则的绝对推崇构成了南共体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关键词〕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方式”;地区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11)05-0026-30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体”,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是发展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的非洲次地区组织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该协调会议于1992年演变为南共体。南共体在推进地区一体化、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南共体形成了一套组织和决策方式,这些构成了南部非洲地区合作核心理念。援引“东盟方式”的概念,笔者将其称作“南共体方式”。本文主要论述“南共体方式”的形成背景、基本特征、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 一、“南共体方式”概念的提出

“南部非洲”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数百年来地区融合的结果,是殖民主义、矿产开采、种族主义、反种族隔离斗争等因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南部非洲’概念如同‘欧洲’的概念一样,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sup>〔1〕</sup>南部非洲地区主义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次浪潮:首先,19世纪初祖鲁人扩张所引发的“姆非卡尼

运动”(Mfecane)以及随后布尔人的“大迁徙”(Great Trek),大大加速了地区融合进程;其次,殖民主义统治客观上推进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对南部非洲的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掠夺开发过程中,殖民主义广泛投资于地区铁路、公路和通讯网络建设,使得地区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sup>〔2〕</sup>再者,20世纪60—80年代,地区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使得地区各国联系大为增强,明显标志是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立;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于1992年更名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一体化进入了崭新阶段,南非的加入使得地区主义发展进一步获得推动力量,合作范围随之不断扩展。

虽然很少有学者提出“南共体方式”概念,但是“南共体方式”的主要内容,例如主权至上、不干涉内政原则、地区团结等,都在南共体官方文件中有所反映。例如,南共体《政治、防务和安全协议》重申“严格尊重主权,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睦邻友好,相互依赖;不侵略,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

“南共体方式”实际上是近年来非洲各国领导人“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African solution to African problems)主张的具体表现之一。南部非洲地区各国

<sup>\*</sup>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非洲地区主义研究》(批准号:09YJC810043)的阶段成果,本文写作亦得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批准号:09JZD0039)的资助,特此致谢。

决策者时常标榜强调处理地区事务方式的独特性,以应对欧美国家从外部强加观念的压力。例如,南非前外长在解释南非对津巴布韦的“静悄悄外交政策”<sup>[3]</sup>时指出,这是一种独特的非洲外交方式:“如果邻居家起火,你不能揍放火的孩子,而是要帮助他们灭火,这是非洲人的方式”,南非不会谴责穆加贝政府,而是要“将津巴布韦从悬崖边缘救回来”。<sup>[4]</sup>

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些价值规范在南共体地区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作为“南共体方式”的核心理念之一,“地区团结”因素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强调“老大哥”情感在南部非洲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地区各国首脑习惯于尊重那些已经掌权很长时间的领导人,以至于即便他们犯下了严重错误,也不会招致批评。周边国家对于津巴布韦暴力和经济衰退感到担忧,但他们更愿意在同穆加贝这位“色库鲁”(sekuru,津巴布韦绍纳语,意为“值得尊敬的老人”)私下会谈时谈论这些问题,而非公开表达不满。<sup>[5]</sup>

## 二、“南共体方式”的基本内容

伴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南部非洲地区合作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首先,国内冲突及其“外溢”成为了南部非洲面临的主要威胁。近年来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刚果(金)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国国内政治的潜在不稳定性,这些国内冲突不仅危及本国稳定,而且还会以不同方式“外溢”到周边国家,影响到地区稳定。尽管武装冲突数量不断下降,但冲突地区化日益成为其显著特征;<sup>[6]</sup>其次,新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例如人口增速过快、环境破坏、稀缺自然资源争夺、人口大规模流动、粮食危机、毒品、疾病、轻型武器扩散、地方民族主义和经济边缘化等;再者,地区一体化推动力量趋于多元化,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诸多非国家行为体,例如非法贸易网络、贸易走廊和地区性公民社会组织等,这种非正式层面的贸易、投资和人员交流客观上推动了地区一体化进程。

作为南部非洲主要的地区合作组织,南共体在应对地区一体化以及地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地区特征的运作方式,即“南共体方式”,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政府主导。近年来,非洲各地区出现诸多由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现象,例如非法贸易网络、贸易走廊、地区性公民社会组织等。这些新现象

和新社会力量无疑对于南共体所主导的地区一体化实践提出了挑战,但不能否认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洲地区主义在本质上仍属于民族主义的发展范畴,民族国家仍将是(南部)非洲地区主义进程中的核心力量。尽管南共体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接纳本地区民众和非政府组织进入地区一体化进程”,<sup>[7]</sup>但是南共体作为非洲各国政府间实现联合的组织这一性质不会有太大改变。

其次,主权至上。非洲国家大多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面临着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造和转型,民族国家建构仍将是非洲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sup>[8]</sup>就南共体而言,成员国大多是通过艰难的解放斗争赢得独立的,而且很多国家内部仍不稳定,依旧面临着整合国内力量的艰巨任务,外部则面临着全球化浪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所施加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至上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南部非洲地区主义的基本特征。

再者,地区团结。地区团结和共识是南共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南共体强调地区各国之间协调立场,反对相互间的公开批评,主张联合抵制西方国家干涉地区事务和各国内政。<sup>[9]</sup>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区各国殖民统治经历有关,非洲国家本身力量较弱小,将地区组织和地区团结视作维护国家主权的工具。南部非洲各国普遍认为各国治理中出现的暴力和危机是内部事务,反对进行干涉,以免影响到各国之间的团结一致。这种地区团结意识是在漫长的殖民斗争时期形成的,是泛非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具体体现,至今仍在地区政治和外交中有着重要影响。<sup>[10]</sup>有学者运用“团结政治”一词来解释非洲国际关系,认为在非洲国际关系中,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这里既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受到威胁的地方,同时也是其寻求庇佑之所。”<sup>[11]</sup>

近年来,津巴布韦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南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稳定,逐渐演变成南部非洲发展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南共体拒绝公开批评穆加贝,在各国看来,津巴布韦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尽管对于穆加贝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但并不赞同西方对非洲主权国家实施高压政策,而是强调由“津巴布韦人民”自己解决。无论哪个国家都不愿对穆加贝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否则将被视作是与西方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在2004年8月的毛里求斯会议上,南共体领导人公开支持穆加贝,并表示“厌恶前殖民宗主国说三道四”。<sup>[12]</sup>南共体多次公开

宣称,津巴布韦局势将在南共体框架下得到妥善处理,南部非洲地区是“不可分割的”,南共体将与津巴布韦保持“团结”,并呼吁英联邦、欧盟和美国政府取消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津巴布韦平民,而且会对该地区产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sup>[13]</sup>美国曾承诺向南共体提供 2000 万美元,条件是将津巴布韦排除在外,但南共体出于地区团结的考虑予以拒绝。<sup>[14]</sup>

最后,非正式性。南共体组织机构近年来趋于制度化,但在许多方面仍是个松散的、非正式的组织。这种对于非正式性的推崇与南共体内部所存在的严重分歧有关,尤其是在地区一体化发展方向上,南非、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认为南共体发展目标是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主张通过多边合作、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冲突;而安哥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则主张实行共同防御,以军事合作方式解决地区冲突。刚果(金)危机事件充分反映了南共体内部的这种观念分歧。1998 年刚果内战迅速演变为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地区性武装冲突,对整个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地区各国迅速分化成了两大集团:一方主张采用武力手段来解决民主刚果冲突,以津巴布韦为首,包括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这些国家多是出于经济因素考虑,希望从民主刚果矿业等资源中获益;而另一方则主张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来化解地区冲突,主要包括南非、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赞比亚等国。

南共体非正式性的明显表现是,各国偏好通过非正式协商解决地区事务,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南共体各国,尤其是南非对津巴布韦所采取的“静悄悄外交”政策。作为津巴布韦重要邻国,南非在化解津巴布韦危机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并未按照西方意愿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不愿意公开谴责穆加贝政府,而是试图“将津巴布韦从悬崖边缘救回来”。<sup>[15]</sup>

### 三、“南共体方式”与地区合作

“南共体方式”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有利于将地区各国纳入地区合作机制。南部非洲各国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差异较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因此,对于非正式性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强调,有利于避免内部争端恶化,维护南共体的整体性。南共体在建构过程中,不论是从决策机构还是从执行机构的设置和运转来看都倡导一种无核心的机制,以确保各成员国之间的绝对平等,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南共体方

式”的形成与南非和周边国家间的严重力量不平衡密切相关。

在南部非洲,尽管南非是无可争议的地区霸主国,但作为力量核心的南非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从地区层面来看,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部非洲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南非和地区其它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南非霸权力量和弱国之间的强烈反差,成为了决定南部非洲安全的主要因素,南非自身也意识到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它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挑战。<sup>[16]</sup>有学者指出:“一种观念认为,对于南非有利的同样也对非洲有好处,这使得人们联想到非洲国家和南非之间存在历史联系,尽管南非实现了奇迹般的转变,但仍然在非洲人心理留下了烙印。”<sup>[17]</sup>

正是这种追求绝对平等和互不干涉原则构成了南共体进一步发展壮大最大局限。在这种“南共体方式”的制约下,任何建立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尝试都是“南共体方式”所忌讳的,这就导致南共体缺乏集体行动能力和足够的凝聚力、运行效率低下,难以对组织内部的共同问题进行有效管理。由于“南共体方式”强调组织和决策的非正式性、非强制性,它严重阻碍了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建立,而这是南部非洲地区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所亟需的。

南部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南部非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南非,南共体的协调作用较弱,地区合作模式主要以功能性地区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和自由放任模式为主,然而南部地区安全威胁以及地区相互依赖的特性,决定当前南部非洲地区所推行的这两种经济一体化会加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层次主要是次国家层面的,是由一系列国内治理危机所引发的新安全威胁,国家间并不相互威胁,传统的“安全困境”在南部非洲并不存在,但由于“新安全威胁”的广泛存在,地区内部也并不安全。<sup>[18]</sup>而这两种经济一体化模式严重制约而非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加剧地区安全威胁。<sup>[19]</sup>因而,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着向发展型地区一体化模式(developmental regional integration)转变的紧迫任务,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赋予南共体更大的决策权以协调一体化政策,更多照顾到弱国的利益。

### 四、“南共体方式”面临的挑战

“南共体方式”日益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合作意

愿的缺失。成员国合作意愿较弱,这是包括南部非洲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特征。如前所述,地区各国不愿意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做出较大的让渡和牺牲,而更多是将地区一体化视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出现了同一国家同时加入多个功能相似或相同的地区组织的局面,从而形成了非洲地区主义中的“组织重叠现象”。例如,南非、莱索托、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斯威士兰等国同时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成员国,安哥拉、刚果(金)、马拉维、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同时是南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成员国。这种情况导致矛盾结果,例如赞比亚同时是南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按照南共体贸易协定,赞比亚应于2012年前解除对于南非的关税壁垒;而作为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它应于2008年前创建共同外部关税(common external tariff),将南非排除在外。因此赞比亚一方面需要促进与南非的贸易,另一方面却需要维持对于南非的关税壁垒。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津巴布韦和毛里求斯等国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sup>[20]</sup>

在很多学者看来,南共体各国合作意愿的缺失与共同观念的缺乏有密切关联。在分析共同观念对地区组织的重要意义时,南非学者内森(Laurie Nathan)引入了地区组织的“外在逻辑”和“内在逻辑”(external and internal logic)概念,南共体的“外在逻辑”主要是南共体官方文件中所提出的地区一体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和平稳定目标等,而内在逻辑则是指成员国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规范性一致(normative congruence),主要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等。较高度度的规范性一致能产生相似性和互信,从而使得这些成员国愿意并且能够开展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合作,而这种共识的缺失将会使得这些国家在面对危机时不能有效解决争端,形成共识。他特别指出,对于一个成功的地区组织而言,有最低的政治共识门槛,如果低于这一门槛,地区组织将很难采取共同政策。<sup>[21]</sup>

共同观念对于地区组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与欧美地区有所不同,自由主义、民主等观念并非第三世界地区组织的核心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东盟“首先是个非自由的安全共同体……这种法律—理想和社会—文化规则的混合为东盟国家的联合提供了粘合剂,东盟安全共同体中自由主义显然是缺失的。”<sup>[22]</sup>南共体也类似,其官方文件声明中强调民主、人权、良治等法律—理性规范在共同政治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

社会文化规范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共同观念是在相互交往和政治变革过程中建构形成的。南共体近年来所订立的关于选举、遏制腐败、文化、医疗卫生的一系列协定有助于共同价值观念的培养和形成。

其次,主权至上原则的修正。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安全观的兴起,“国家安全”概念受到质疑,“人的安全”成为关注焦点,这一范式转变对非洲地区组织的主权原则构成了挑战。而且地区事务复杂性的增加以及地区民主化对开放性的要求已经对传统的南部非洲地区主义逻辑构成挑战,要求建立更富参与性、透明性和制度性的地区合作机制的呼声日益增强。实际上,南共体对主权至上原则的态度正逐渐发生变化。各成员国在漫长的反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斗争中所坚持的多数统治原则已成为地区规则,各国普遍接受了普选原则和民主制度,任何公开违背这些基本原则的国家将会受到地区各国的联合抵制,例如马达加斯加在2009年被取消南共体成员国资格。

再者,公民社会的兴起也对以不干涉内政和精英主义为特征的“南共体方式”构成了严重挑战。“南共体方式”这种精英化的、严格主权的政府间框架不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地区事务,这一问题随着近年来市民社会成长而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在人权和发展领域的斗争逐渐向地区层面延伸,它们更为关注人的安全而非国家和政权的安全,这些非政府组织较易获得欧美国家的信任与支持,并随着地区各国民主化发展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总之,“南共体方式”是对南部非洲地区合作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规范的概括总结。就基本内容而言,“南共体方式”与东盟地区主义中的“东盟方式”并无明显差异,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主义的某些共性。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反应和对策,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主义和地区一体化“试图将全球化进程与跨国交流置于政治—领土的控制之下,”<sup>[23]</sup>其目标是增强而非削弱民族国家力量,强调的是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组织所扮演的更多是国际规则在当地的“解读”者(interpreters),而非单纯的执行者(implementing agents),它们会对外部输入的概念进行干预,以确保它们被融入或增强现有政府形态。<sup>[24]</sup>

#### [注释]

- [1] P. Vale, “Backwaters and by-passes: South Africa and its region”, in L. A. Swatuk & D. R. Black (eds.),

- Bridging the Rift: The New South Africa in Africa*, Westview: Boulder, 1997, p. 73.
- [2] Fredrik Soderbau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54-67.
- [3] “静悄悄外交”(Quiet diplomacy)概念最早是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提出的,即通过有关国家代表的私下讨论来解决问题。南非决策者曾多次用该词形容南非的津巴布韦政策。
- [4] Victoria Graham, “How firm the handshake? South Africa’s use of quiet diplomacy in Zimbabwe from 1999 to 2006”,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5, No. 4, p. 120.
- [5] L. M. Fisher & N. Ngoma, “The SADC Organ, Challeng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ISS paper 114, August 2005, p. 4.
- [6] Rodrigo Tavares, “Regional Clustering of Peace and Security”,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 21, No. 2, 2009, pp. 153-164.
- [7] SADC, Treaty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agraph 23).
- [8] 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 [9] J. Sidaway & R. Gibb, “SADC, COMESA, SACU: Contradictory form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imon D (ed), *South Africa in Southern Africa: Reconfiguring the Region*, Oxford: James Currey, 1998, p. 167.
- [10] 李鹏涛:《静悄悄外交的困境——姆贝基时期南非对津巴布韦政策评价》[J],《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
- [11] C. Clapham,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0.
- [12] “Southern African leaders rally behind Mugabe”, *Zim Online*, Tue, 17 August 2004.
- [13] ISDSC, “Final Communiqué. 23rd Session of the Inter State Defens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ISDSC)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Organ on Politics,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Luanda, 9 August 2002.
- [14] Artwell Manyemba, “SADC in solidarity with Zim”, *Sunday Mirror*, 10 August 2003.
- [15] Victoria Graham, “How firm the handshake? South Africa’s use of quiet diplomacy in Zimbabwe from 1999 to 2006”,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5, No. 4, p. 120.
- [16] See Hussein Solomon, “From Apartheid Destabilization to a Southern African Security Community”, in Hussein Solomon (ed.), *Towards a Common Defense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04, p. 33.
- [17] Peter Vale & S. Maseko, “South Africa and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 2, 1998, pp. 271-287.
- [18] Senzo Ngubane, “Sources of Southern African Insecurity”, in Solomon (ed.), *Towards a Common Defense*, pp. 52-53; Michael Schultz, Fredrick Soderbaum and Joakim Ojendal, “Introduction”, in Schultz, Soderbaum and Ojendal (eds), *Region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Forms, Actors and Processes*, London: Zed Books, draft chapter, p. 11.
- [19] James Hentz, “The Southern African security orde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among developing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September 2009, pp. 189-213.
- [20] R. Gibb, *Rationalization or redundancy? Making Eastern & Southern Africa’s regional trade units relevant*, Brenthurst discussion paper, no. 3, 2006, pp. 11-13.
- [21] Laurie Nathan, *The absence of common values and failure of common security in Southern Africa, 1992-2003*, Crisis State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50, July 2004, p. 15.
- [22] Erik Kuhonta, “Walking a Tightrope: democracy versus sovereignty in ASEAN’s illiberal peac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3, 2006, pp. 337-358.
- [23] Michael Schulz et al (eds), *Region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Zed Book Ltd, 2001, p. 16.
- [24]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275.

作者简介: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浙江金华,321004)

收稿日期:2011-05-21

修改日期:2011-07-07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The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s in Africa: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erspective**

*by Zheng Xianwu*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l conflicts in Africa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regionalized through their cross-border spread. In terms of the root cause of conflicts and actual influence, such regionalization takes a comprehensive form, viz. it includes several levels such as global, regional, sub-region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and several areas such as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nd forms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attern consisting of multi-levels and multi-areas and their close interaction. Thus, it requires African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to play a central role in Africa's internal conflict resolution.

### **7 An 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Negotiation of the Signing of the "Oslo Accords"** *by Ding Dali*

On September 13, 1993, Palestine and Israel signed the "Oslo Accords", and the PLO and Israel achieved mutual recognition. The success of the signing of the accord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alestinian-Israeli negotiations in Oslo. In terms of negotiation study, the reasons for the tremendous success of this negoti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avorable background and ripe of time for negotiation, strict secrecy in negotiation, the attitude of Palestine and Israel towards the negotiations, the optimism of both sides, effective involvement on the part of Norwa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slo negotiation is worth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3 On the Partnership Principle of EU Regional Policy**

*by Zhu Guichang*

Partnership princip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EU regional polic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has promo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uthorities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and subnational social-economic actors in the drawing-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policies. However, the exten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roles are quit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egional policy and in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Despit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artnership principle, and its limited role in regional policy, it has deep impact on the EU governance and has made EU governance more characterized with multi-level governance.

### **19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n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Libya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1980's**

*by Zhang Yang*

Libya wa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contention of the U. S.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because of its rich oil resourc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Gaddafi implemented anti-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9.1" revolution, which challenged U. S. interest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ried hard to subvert the Gaddafi regime by military provocation, overt sanction, and covert operation during the 1980's and struck Libya by El Dorado Canyon operation in the name of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Libya is U. S. strategic choice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military power comparison,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game of the Cold War and geopolitics. The strike is a necessary step of the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North Africa and West Asia.

### **26 On the "SADC Way" in Southern Af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by Li Pengtao*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certain norms and values have emerged, such as government dominance, supremacy of sovereignty, regional solidarity and non-institu-

---

tionalization, all of which can be labeled as the “SADC way”. Basically, the “SADC way” is to defend the equality among regional countries and to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hegemon, but this canonization of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s formed the largest challenge to SADC development.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1 The Characteristics, Impact and Trends of Japan’s ODA to China in the Post Yen Credit Era**

*by Cai Liang*

Si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terminate yen credit to China in fiscal 2007,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has depended on the form of Grant Aid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other “software” areas. Although the scale of assistance has been much reduced, ODA is still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China’s basic welfare facilities, advancing China’s capac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Thus, while there are objections to Japan’s continued aid to China in Japanese civilian society after Chinese economy aggregate surpassed Japan in 2010, the ODA to China will continue for some time and keep on contributing to improv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38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 S. Policy toward Tibet**

*by Cheng Zaoxia*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ibet has changed in line with the evolution of U. 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U. S. recognised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During the Cold War, due to its anti-communism strategy, the U. S. began to consider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claim of Tibetan separatists. However, the U. S. government has not, in the end, recognised Tibet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publicly, because it is not true in terms of history and cannot wi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

### ***Theoretical Probes***

#### **43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gnition Conflict of National Image — Perspective on Western Reading of China Image in Post-Cold War Era**

*by Hu Tengjiao*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rea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akes the conflict very apparent in the cognition of national image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structural root of national image conflicts by using key variables in terms of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First of all, power is the most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cognition conflict and the external struc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conflicts is composed of anarch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Besides, the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the unit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diversity of nation-states often develops into problems in ideology and finally affects other’s image perception. Furthermore, perception and repeated interaction sometimes are more likely to hinder other’s positive changes on image cognition. In addition, due to the multi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emies”, some countries regard it as a strategic choice. All these factors make image cognition hard to converge among countries. Hence, there is an obvious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conflicts of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49 A Reappraisal of Soft Power Theory by Joseph S. Nye**

*by Xu Shaomin & Zhang Zuxing*

This paper begins by exploring Joseph S. Nye’s elaboration on the definitions and resources of soft power. In terms of soft power definition, Nye is not rigid and unchangeable. Rather, he is increasingly succinct and simple in his narratives. In other words, as Nye sees it, soft power is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or seduction. Meanwhile, Nye defines soft power in behavioral terms but he still lays emphasis on the resources that can produce soft power, which has made an indispensable basis for the influence of soft power theor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lucidation conducted by Nye is increasingly unproblematic in theory but obscure and inoperable in practice.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n the suppressed